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榕村集卷二十一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鄒世俊

榕村集　別集類六　國朝

提要

臣等謹案榕村集四十卷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彖已著錄是集為乾隆丙辰其孫清植所校刊其門人李紱為序惟詩下註自選字則餘皆清植排纂也凡觀瀾録一卷註書筆記讀書筆録共一卷

春秋大義春秋隨筆共一卷尚書句讀一卷周官筆記一卷初夏錄二卷尊朱要旨要旨續記共一卷象數拾遺景行摘篇附記共一卷文二十五卷詩五卷賦一卷所註諸書及語錄刋本別行者不與焉其不以詩文冠集而冠以劄記者光地所長在於理學經術文章非所究心然即以文章而論亦大抵宏深肅括不雕琢而自工蓋有物之言固與鞶帨

悅目者異矣數十年來屹然為儒林巨擘實以學問勝不以詞華勝也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榕村集原序

文與道無二也孔子畏於匡以斯文自任斯文也即斯道也子貢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豈文與道二耶既曰言何不可聞之有蓋子貢親受無言之訓聖不言而無行不與天不言而時行物生其不言者皆其言性與天道者也故曰不可得而聞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所得聞者文章而已文章即道之發見焉耳後世雕章繪句之文始與道二又

其甚者或至破道則不得復謂之文矣座主安溪公榕村先生早歲志道沈潛卷籍而自得於心箋疏六經各自成書學者翕然師宗之莫不曰安溪先生今之程朱也顧道足於中氣盛而化神情深而文明偶為詩古文辭亦遂蔚然奇秀盎然深醇夐乎其莫可及先生之文固先生之道也康熙十九年先生奉

勅進所作文字因進讀書筆録及論學之文自為之序

推尊

聖祖皇帝繼五百年聖人之統蓋隱然以伊萊望散自居故為文必衷於道而非末世雕章繪句之文所可及其又可以文字目之哉今先生捐館閣二十年於茲論道解經之作流布海内惟詩古文未有別集嗣孫侍讀清植始彙而刻之屬紱扳其卷帙循諷卒業喟然而嘆道德之腴充乎其中經史之華發乎其外於孟韓為具體而旁及於歐曾讀之者可因以想見先生之文章即可以想見先生之言性與天道斯文其不在茲矣乎近

世學者道不足而强言之無惑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即夫子之文章亦不可得而聞矣編校之餘姑識其所見如此時乾隆元年季春下澣受業門人臨川李紱敬書

榕村集卷一

大學士李光地撰

觀瀾録

學

學者畜也畜者聚也君子學以聚之故懿文德者威儀節文之修小學之事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窮理盡性之要大學之事也傅説曰人求多聞學于古

訓乃有獲孫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古之言學者如是何近世之異也豈非釋老之餘酷乎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志于道傳曰一年視離經辨志志之於學如江河之有源也如百果草木之有根也習乎坎盈乎科放乎四海其為行也艱矣然行潦則無至也播於春溉於夏刈於秋其為力也勤矣然萬稗則無施也是故志之立然後顧日月逾

邁而心憂也志之篤然後忘身之老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志之正然後中庸以為依而道德以為歸也由前二者振於俗者有矣由後一者其鮮乎先覺萋前修遠有志者亦貿貿然榮華其業而小成其身乎故志必於學志必於道志必辨而辨志莫先於離經經道明則俊民興矣

二程古之學者也自十五六而鋭然學聖人故為吾道中興之宗也象山之學與建陽稱同異然其喻義責

志之章朱子左次焉游其門者旦異而晡不同是亦百世之師矣

雷者造化之神之首乎其動也奮莫之敢遏也其動也惕莫之敢干也古之學者象其奮故有不可禦之志象其惕故有不可容之私助雷者風也入之以索其陰之伏也學之察也散之以釋其陰之滯也學之克也是故雷厲風行其益无方益動而巽日進无疆也

敬之畏人也小雅之詩善言之集木之不足而如臨于

谷臨谷之不足而如履于冰敬之畏天也大雅之詩善言之天之明則及爾出王天之旦則及爾游衍是故敬慎威儀者柔嘉者也執事有恪者温恭者也嚴威儼肅者自他人視之而我非容意焉今之言敬者失是而至以聲色厲人不幾於色莊者乎

大學之言窮理也格物而已其言格物也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而已如是而博文精義之功不已簡乎曰究萬物之所以分殊而理一然後知本末

之歸察萬事之所以異貫而同條然後識始終之要古之博文精義者期於得其本而已後世之役耳目勞心思幾過於古人然於返已則疏於辨物則舛制理則參而不一陳事則亂而無緒道之不明不行者其以是夫

以知本為格物象山之說也與程朱之說相助則大學之教明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學記曰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子夏言博學矣必篤志切

問而近思也孟子言博學詳説矣將以反説約也夫如是則於聖門之學何疑而有若近者之紛紛乎説命曰人求多聞知其要矣又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知之於行猶華實也不華則無實華而不實則徒華也是故草木之成也曰實又曰果皆誠然如是之稱也誠意繼致知以為實其心之所發者是也内有所牽外有所奪飲食起居足以易其志得喪利害足以揺其心故曰行之艱雖然水火之必不可赴美酖之

必不可嗜疾病藥石之必不可辭服農風雨之必不可避惟其知而信之也深知篤信其於行也不遠矣故曰王忱不艱

敬為知行之要者心常存也先儒言靜不在敬之外外敬言靜者其放於寂乎今夫手之為物也常動而不離其處故思不出位者象之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是靜之本也然則主一無適靜在其中矣

或問聖人生知安行曰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困於心

衡於慮而後作凡人之智能也聖人則無所惕而思無所虞而戒無所震而不康無所强而不怠故曰生知安行今人之於聖人也高求之而不得其説兢兢業業之志荒矣

問為已為人曰為已者欲其自得而非私於已也不為人者恥聲聞之過情而非吝於人也誨人不倦豈自私其有乎與人為善豈獨善其身乎

經

或問窮經之要曰近思學而不思則不能通微而不精思而不近則不能反身而不切彌精則彌切彌切則彌精也自謂精而不切如浚水九仞而未得其源也自謂切而不精如理絲見端而未窮其緒也

問先儒之說曰蔑訓詁者無師滯章句者無得是故古之言智者曰擇惟能擇其庶幾乎

談易者何其多乎曰信其是者之為難邵氏之先天朱子之卜筮是矣而詰難者未已又安得而與定是非

之歸乎

易也者達乎天德而周於民用春秋也者窮乎人事而臨以天則故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顯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

問詩朱呂之說曰雅鄭之辨正矣雖然謂詩之無邪者未可盡非也聖人之以一言蔽者概言詩之正者多而已矣列國之詩俗化而聲變鄭衛之蕩也齊秦之夸也聖人間存焉以為泯其失無以彰其得也不極

乎民心之流不足以顯民彝之真也鄭政之昏也如風雨之晦秦法之厲也如霜露之零於是喈喈者不輟其音蒼蒼者不改其色故以為禮義之在人心也若王化之行而又何徵乎

朱子易詩卜筮雅鄭之說吾所篤信也程謂隨時以從道呂謂作詩之無邪吾則兼取焉以為與朱子之說相備而不相悖也蓋執其兩端則中者出矣窮理之要也

再問鄭衛之詩曰豈獨鄭衛爾二南之篇亦以邪正而相形也江漢之女有求之者矣懐春之女有誘之者矣行露之女有速之獄訟者矣然則文王之化焉存曰以二南盡為文王詩者吾意經師之沿説與采風者盛世之事何文王之詩直接乎東京而西周之盛泯泯也二南其西周之風乎而自文王始

序詩者判東西別列王吾讀大小雅其為東遷之後多矣吾讀列國風其為西周之盛有矣雎序詩者判之

而難盡掩也以為先西而後東先正而後變則其說猶可循焉

易不蔽於卜筮而蔽於占候春秋不蔽於書法而蔽於義例非謂卜筮之非占而書法之無義也以為候之流於拘而例之失於鑿也自漢以來病之問其說曰易者變動不居其可以星日氣候推乎春秋者因物付物其可以文法律例求乎

聖人之作經也有體以易為談性命之書以春秋為行

王者之事似矣而未明其體體之失矣義能無乖乎

然則何言順性命之理天子之事也曰性命之理天

子之事存乎其中也所惡於鑿者謂其卦爻欲以性

命之奥示人夫子欲以南面之分自居焉耳

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謂欲借

二百四十年君臣之行事以寓義理則是非善惡深

切而著明後之説者以為聖人行事之實也夫褒貶

亦空言也而何行事之實之有

問書古今文曰不可疑也秦燄餘烈殘缺湮滅經師荒耄女子傳說科斗隸書聲形錯别簡訛文誤以有聲佶安國雖注其書不傳劉氏好古博士紛然河間禮篇世莫覩之古文廢寢抑又何疑流及江左期於從順竄易加增蓋不可問因緣微猜毀道蔑聖臆決哆張此學者之大病也

疑周官者何如曰病猶之古文也易六典春秋者文王周公孔子之親筆欲廢春秋六典者前有介甫後有

幼清

修身齊家平治之本冢宰之司修齊之事也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正牆面而立者與是故為絺為綌儉德之先也采蘋采蘩敬事之表也道造端夫婦而始于居處服食之間冢宰之職其義不亦深乎末學疑端以是為首是烏知禮意哉

天地設位四時行乎其間朝廷宮寢王事也冢宰掌之故曰天官經野敷教民事也司徒掌之故曰地官餘

官者皆奉冢宰之班而分司徒之職司空分養而主土者乎宗伯分教而主祀者乎司馬司寇主政刑而弼養教者乎故司空之職虞夏最先養先於教也周人後之非後也以終為始建子之義也

禮者紀人倫者也有冠昏而夫婦之别嚴有喪祭而父子之恩篤有鄉射而長幼之序明有朝聘而君臣之義肅

六經樂無文何也曰經具於春官之屬記具於戴氏之

編二者皆傳於竇公竇公者與子夏同時同事魏文侯而申禮樂之事其傳止於此則以其官器神明大畧備也若聲氣微妙則不可寫故曰樂崩

不可以文周之易爲伏羲之易不可以孔子之易爲文周之易朱子之說也信乎曰朱子有爲言之也爲夫拘文而忘象鑿理而棄占者爾象涵于虛辭指于實占其本教理其源出混之則不知賡續緝熙之功也離之則不知道法揆合之神也故其贊曰恭惟三古

四聖一心

元亨利貞貫之以太和變化進退剛柔仁義準之以時中吉凶悔吝要之以无咎

易之取象顯而近簡而切鑿之者非也畧之者非也乾不為馬而為龍取其潛於陰坤不為牛而為馬取其順於陽離不為雉而為牛明以順為本艮不為手而為背動以靜為宗輔嗣之論似矣而未究其說也

問圖書之數曰圖加減書乘除加減者一奇一耦陰陽

行矣乘除者一參一兩方圓立矣夫是以河圖中宮陰陽之會也太極之舍也洛書中位天地之心也皇極之主也由是以起畫疇之義深乎至哉

道以中為至故極者至也中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太極之兼體陰陽者乎九疇五十五目其皇極之統理天地者乎

讀書者貴乎得堯舜禹湯文武臯夔伊傅周召之用心得其心者聖人之徒也管晏以降恥功名不顯於天

下爾畏帝命代天工撻市内溝之心奚有哉

經書春王正月諸儒之說焉決曰兼取焉盡之謂志夏時者義優爲尊周正者事順改時之說雖寡徵也然月改則春移蓋亦一代之制與此於謂非春而孔子春之者得其實也故曰事順雖然正既王正也春亦王春也正則系之王明乎正王所得而改也春則不系之王明乎春王所不得而改也春天道也夏正得天孔子之志也故曰義優明斯義者全經之義舉矣

以周治列國以王法治天下故曰春秋為尊王作也以天道治王道以百王之禮治周禮故曰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

春秋義明則從實如弒君者之絶其屬也義既明矣則公子之世子之五等之訃也從周室之班義既明矣於其葬也則公之夫非先謹而後縱也不明其義於先是逆僭終無懲也不存其實於後是逆僭之跡不著故前為斷而後為案也惟荆楚於諸侯為變例為

其實不可存也故其初也抑而䖏之其後也仍而子之

弒君有舉國舉人者非罪累上也得實則誅其身不得實則存其法何以不得其實也曰赴告之有所觧傳聞之未有徵也夫弊獄者情實得則法加焉或委罪以逃刑或知賊而猶疑徇欺則法枉斷臆則體虧於是具案存爰若兩辭之未備者則人懼而法已伸韓子之言善矣夫

召陵之美吾未之敢信也書法内及外大夫盟則諱公
堂堂伯師執言漢湄荆蠻蠢焉傲我以辭其君安居
使臣涖刲故為列國公侯諱不著盟楚之為誰也是
以論事焉則民受賜語道焉則功烈卑
春秋有闕焉有削焉沃武荆文赴告斷絶闕也非削也
重耳勤王以求諸侯魯人與焉難諱不告其事大於
葵丘首止難謂從畧然而其功不書夫子削之也惡
其召王執侯隧請原伐區區之勲不足以蔽其心迹

之譎也

左氏晚出故其摭事也備孔子因而修者不可見矣末學不考若以左氏為魯史然者据此以論筆削之意宜乎失者多矣

二南文王作新民之化也西周之詩附焉豳風周公述舊邦之俗也東征之詩附焉東征戎事何以附於豳風也曰儆戒之意同也誦創業所自基哀造室之艱難皆周公所以為孺子惓惓也故在書曰兹予其明

農哉蓋其陳七月之志我則鳴鳥不聞敘其作鴟鴞之憂不得其説而爲之辭故謂鳳鳥不至則不敢收其身及洛龜既兆而將遜于野也

邶鄘衛殷之故畿也繼二南之後存理亂之鑒也雖然殷鑒不遠而幽厲由之周之所以東也故王風次之鄭畿内之邦也齊晉秦代興而王迹熄矣陳鄶曹之區區是以無譏焉豳風者本其始序其變使人知周公之德而周之所以王也蓋亂極則君子思初而維

始

古人服王事則思父母樂朋友則懷兄弟無公義非忠臣也無私恩非孝子也非朋友德業無資非兄弟惇敘無本鹿鳴之詩恩明意美是以四牡皇華永之靡盬靡及以為憂而將父將母以為歎男子之生也桑蓬以祝之學而三肄以宫之煞而昊天之德不可酬也終身之慕不可休也厥維艱哉古之為忠孝者乎常棣思兄弟也而中及朋友伐木求友生也而終以

兄弟非輕朋友也以為急難禦侮非朋友之職相覺相呼出甲幽而上高明者朋友之職也非暱兄弟也謂不以羣居之樂而移天性之懽也此義不明故有急功名之見而背其親有老匹夫之節而遺其君有赴難死黨而不顧義有結客傾財而薄同氣嗚呼衰亂之事也先王之教不明而至茲乎

一飲一食兄弟共之孺子之樂也無妻孥離異之間故於兄弟耽耽焉必也儐籩豆而飲酒常樂如孺也合

妻子而同調終老以耽也則兄弟之愛不衰矣是故宜爾室家者在乎樂爾妻孥也下章曰兄弟無遠亦此意也舜釐降之後而親愛者不解帝之所以試也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後嗣之所以歌也

性

或言知性非要曰是中庸大學之眩學者也或言性不可狀曰是以仁義喻民者空也去其眩之見則明者至矣去其空之疑則實者得矣

成湯曰降謂天之性民性也武王曰陟謂民之性天性也故臯陶曰達于上下

孔孟言性不同信與曰惟其相近是以善也惟其善是以相近也堯舜與人同相近故也可不謂善乎人皆可以為堯舜相近故也可不謂善乎

曰性又曰中何也曰陰陽剛柔仁義之理備焉之謂中物非無性也乾道變化二五參差陶冶而成之必有偏焉偏正者人物之分也曰性人物所同也故曰盡

人之性盡物之性曰中人所獨也故曰降中于下民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

凡精而粹者居中中則全精則明粹則美凡粗而駁者居偏偏則不備粗則不通駁則成惡自成湯至孔孟言性者皆謂人性也雖然聖人必使鳥獸草木咸若者以其性無不在焉爾是故子思子推言之鳶飛魚躍其命自流也血氣尊親其情相求也至於程朱義則盡矣先聖後賢其揆一也

物有靈而善者偏之中也人有濁而惡者中之偏也雖
然賦人之身其性則完覆者可撤逸者可還辟彼五
穀之有種雖枯槁敗腐潤之以風雨則復蕃故孟子
以足目耳口責心之同然謂夫居人之類備人之官
食味别聲被色必超然異於羣生而心之德獨賢也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
其心者然也然而上智下愚不移者皆其志不自移
焉爾聖罔念焉則狂矣狂克念焉則聖矣然而聖狂

不自移也非不可移也

既有上智下愚則是才不齊矣然而非才之罪也不能盡其才者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然後為能盡其才愚必明柔必强則才何罪焉及其同歸一也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是故賦受之根深而糅錯之緣淺氣質之用小而學問之功大孟氏非不言才也不與才以權所以本性而尊天也

孫子揚子之言性也不精董子韓子之言性也不詳雖

然孝經言天地之性而董子述之孟子以仁義禮智言性而韓子述之其大指不失矣

繼之者善周子以為天地生物之心萬物資始者是也成之者性周子以為陰陽變化之運各正性命者是也孔子不言天命氣質而兩言者盡之矣孟子韓子所謂仁義禮智天命之謂也曰才曰品氣質之謂也

問孟韓之異曰孟以性掩品韓以品掩性

問易言天地之心之情而不言性曰德即性也故曰天

地之大德曰生心也者其生機也情也者其生意也性之德則其生理也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統之者元也元也者一生生之善而已矣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記曰人者天地之德是故天地之性之德返之於身而可知也

釋喻性以鑑程喻性以種孰似曰鑑虛而種實也虛故萬象應現而本無實故一真性具而立有木金皆太極之分也則無彼此之非是乎曰木神為魂而主施

為故謂根本枝葉皆一貫也金神為魄而主鑑照故謂虛空色相皆夢景也有陽而後有陰有形而後有景有為而後有夢有三極之道而後有鬼神故曰語道者必於其序也

儒以生言性得性之仁釋以覺言性得性之智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雖然以仁為主則智者藏仁之用者也發仁之機者也不以仁為主故崇虛而罕有雖至于發無緣之大慈普濟兼度而非

其本心之所汲汲也

諸儒

知性者儒孟子之後董韓其幾矣周程張朱所為繼絶學者以此

程朱以理言性懼夫混於氣質以言性者也别而言之理散于事物性統乎人心知之者以為萬物皆備於我則性與理一也不知者求理於外其於性也日遠矣而猶曰程朱之説云爾攻之者又不深考因曰程

朱固嘗云爾以率天下求理於外也

議朱子之言理氣者有整菴羅氏有虛齋蔡氏益曰天下一氣而已而其行而不偏散而有條者理也烏有所謂理先氣後者乎讀朱子之書而其說性合於王伯安者有守溪王氏蓋曰性者心之精神之謂如鏡之明之能照物而已矣由羅蔡之說是氣莫為之主者也其弊也以氣為理由王之說是心莫為之緼者也其弊也以心為性夫三子皆謹守程朱之門而與

伯安異戸然兹説也不亦適以助之攻與
伯安其象山之傳與曰尋其源則云爾而伯安之失大
雖然有伯安故知朱子斷斷於象山非過也術未有
不再傳而益誤者
周子圖象之終有氣化形化張子訂頑之指也二子者
不相見其言不相師然而相發者是一時之道同也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也人知之形色天性而人不知
也親於昵而忘於逺故周子立象以示曰是厥初生

民者也曰是一氣嗣續者也其根於極一也雖然其說也引而未伸有訂頑然後天親合而仁孝一其於圖也不猶竟其說而終其義與圖說引易曰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訂頑存順沒寧猶斯志也夫

伯子性書敬義之學也敬故廓然而大公義則物來而順應叔子學論知行之學也明諸心知所往故知之明而信之篤力行以求至故行之果而守之固敬義者自誠明者也知行者自明誠者也二者同歸非高

下之等也雖然擬其氣象二程之造道成徳依稀見之矣是故顔子不遷怒不貳過伯子以為忘怒觀理叔子以為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也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物之生因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此朱子之説仁也洙泗鄒嶧之道一言蔽之矣生物之心愛為之端程子謂愛不足以盡仁者為夫煦煦為仁而不識仁體者也楊謝因之或以公或以覺言公而不言愛則近乎無緣之慈言覺而不言

愛則近乎應現之照其鄰釋也非遠矣

延平學於豫章豫章學於龜山屏山白水籍溪則韋齋託孤朱子稟學焉然其終身誦說師承列為七賢而釋奠於精舍延平一人而已誦其詩讀其書則諸子高而延平卑也故道以切近精實為至

橫渠之言神化言性命也精矣其以太和言道發而中節者也以太虛言性人生而靜者也言虛空即氣性道合一者也然其書也思苦言艱故程子以為未熟

也

邵子之傳絶學者先天之圖窮物理者内外篇之説若夫元會運世始終之期殆所謂存而不論者與而邵子察察言之何哉

胡氏之學五峯其優乎故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又曰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萬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而後義可

精

朱子之門守章句踐規矩故其學於諸家爲無弊也象山之學見之者慈湖聞之者姚江由其言六經不作可也文武之道盡矣雖後有賢聖而焉師乎

象山之疑無極也似矣以爲無極真精皆出老氏而太極之上不當復有無極也雖然無極之真不言太極則二者一矣真者誠也聖人之本也徒惡夫文之似爲得夫理之實乎

或疑周程授受以二程自繼孟氏疑之也夫尋孔顔之樂發風月之趣指生意擿潛隱萌動之心皆所謂傳心之要也一曰吾學有所受一曰聞茂叔論道而慨然有求道之志此其淵源明矣孟氏曰予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氏自繼孔子後之人不以是闓曾思而議孟氏也

子雲仲淹與吳楚同僭然其書有格言後之君子取節焉不可棄也康節象山與洛閩分流然其所造高明

後之君子慎師焉不可譏也
朱子之後在宋魏之華不如真之實也在元吳之僻不
如許之醇也在明則薛蔡守師傳而陳王立異户考
其師友淵源所漸若猶慙于真許焉
退之原道大易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之指也子固梁書
序中庸誠明合性道一之指也皆文之醇者也新唐
書贊李霨窮詭僞之根也其源出於范史贊西域究
宗由之實也二子葢以為好事者掠聃周變換而增

崇之卓哉蔚宗之見不及此其武子之傳乎

孟子之時釋氏未有也而告子似之其學以明定其心為至故曰語言文字非心也以講解為明心者外也精神血氣非心也以持守為定心者末也如是則心何有哉寂然不動而已寂然不動故外義外義故無事而忘為不動之宗外義以事心故正而助之而不動之速外言外氣皆外義也知言養氣則曰義與氣合言之於氣尤其精者也是故此之苗也長而生彼

之苗也長而槁生者利而槁者害也孟子可謂窮佛根原矣

治

王霸者湯武桓文之稱也如云孔老儒釋云爾純王之道者猶言粹然孔子之道溫公疑孟之辯末矣

乾則利天下而不言坤則成王事而不居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所謂純粹精者此也王道之至也驩虞之迹其言矣震矜之色其居矣與天地不相似故不可

與入堯舜之道

問侯守得失焉班曹柳之說棼然何也曰主侯者欲其枝葉相持以藩輔王室及其敝也不貢不朝相兼相一暴其民甚者可以累世抗于大邦而誰因誰極此侯之衰也主守者為其統于一而易于制及其敝也所居如館傳焉所馭如路人焉王室衰而瓦解此守之末也雖然公天下以為心而達君臣之義于天下各子其民而各守其法則必以封建為正以朱子之

論為中諸子之言利害之計也朱子之論理義之公也

封建不可復推置勲賢而久任牧守可也井田不可復大亂之後則均之承平之餘則限之可也兵農不可復阸塞要害則設專兵域內邦中則用民伍可也鄉賓里舉不可復精擇才行勿以文辭之科先之可也夫非先王之道莫之禦而不為也因今以權復古以漸也故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民無恒產故亂則土荒而治則人散此非立法之所能濟也必也牧守長子孫而責以勞來之事下有定主上有定民則渙者聚矣詩云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地近則知周勢便則力易誠加則慮生責專則權利此古者封建井牧所以相為表裏者也後世不能行則宜師其意而已矣

三代以兵為凶事故畜而不輕於用用而不究其武夫如是寓兵于農可也漢唐之調發無時其征戍也經

年其行役也萬里生出死歸詩人傷之是故兵農之分也勢也此其由來亦與封建相終始故曰酷哉亡秦之餘弊也

鄉遂州黨之長居則為之師行則為之將漢之守令遺意未泯也後世治教分矣文武離矣會計獄訟之苛急則不復思教化之端期會簿書之煩委則不復講兵戎之備凡所謂師儒將帥云者又卑冗不足以為興而暴戾徒足以為梗也是故職分則愈惰事離則

愈隳相扶倚者立不堅相牽曳者行不前猶曰所以殺其權而防其亂也故宋世有民者無兵有兵者無錢然而一夫為暴則諸權奪矣猶授盜以篋曰吾固其莞鑰也

長洲顧寧人極博者也謂卑員多者治之基大官衆者亂之始誠哉是言也員卑則民親民親故能周知其職小職小故事易集大官少則權一權一故有所為其責專責專故無所諉權二責分大官為虛位矣卑

員不能異於氓隷羣力屈而衆事荒矣

古列邦之命于天子者卿而已漢之太守自辟其屬後世則末員冗職皆命于朝也故大公之道流行則渙而有丘使人各盡其誠而致其察也若不得人而防其私則法雖密而愈弊

古者安於邦域人鮮輕齎遠遊之事故務糓米麻絲而民自足今也仕宦商旅萬里紛然金幣之重亦勢也居官者不能率之務本而過其分方且與之攘奪而

崇其競是胥上下而市也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今科舉法可久乎曰漢唐宋試士之法明收而兼用之其初務於是也專經義守師説比之詩賦可謂近之矣其敝也不獨浮華而飛蓬也不獨濃霧而氛埃也於是而尋本實覩清照翩其反而安所得英才而教育之哉然則不可廢也柰何曰恒其道者使不厭通其變者使不倦革而當者存乎其人而已矣奚必廢之哉

民無以耕山澤關市之利與民共之可也兵無以養追胥守望之事使民兼之可也

復肉刑者陳羣之論本出班固為以施于穿窬淫放之奸則惡源絶而生命全不易之道也

榕村集卷一

榕村集卷二

大學士李光地撰

經書筆記

後天卦本應以震坎艮乾居東北巽離兌坤居西南為序然乾位東方始矣而未探其大始之妙坤居西方成矣而未顯其作成之勞西北則雷未動也西南則澤未充也故文王起義以錯綜之震與乾易兌與坤

易然後乾居終以為始是之謂大始坤居中以代終是之謂作成天之生物其用在雷地之成物其用在澤故又代乾坤以始終也

易凖擬天地故理窮與天地相似故性盡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通知晝夜之道故命至知幽明之故盡乎隱顯高深矣窮理之窮理也知死生之説則能全受而全歸窮理之盡性也知鬼神之情狀則郊焉而假廟焉而享窮理之至命也知周於萬物而不過盡性之

窮理也仁應乎萬事而不流盡性之盡性也樂天安土高明與游而博厚與居盡性之至命也範圍天地其理在我也至命之窮理也曲成萬物其性無間也至命之盡性也通知晝夜之道其命不二也至命之至命也窮理者精義入神以致用盡性者利用安身以崇德逮乎至命則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故神无方易无體於至命言之

性為之主理者其流也命者其源也學者緣流以泝源

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育天徳化人道天地之化育也萬物之生成也晝夜之藏顯也皆化也無體者也化育一心也生成一事也晝夜一貫也神也無方者也當其顯而生育神之機妙乎化故謂之盛徳當其藏而化成化之用歸乎神故謂之大業非顯無以見其徳之盛也非藏無以見其業之大也不能顯者其徳薄矣不能藏者其業淺矣

歴象日月星辰與步歳月日同法日紀歳月紀月星紀

日辰紀辰也雖然民用之著者耕穫之候作息之期而已是故羲和致日景定中星凡以求歲日也至於置閏成歲然後考月離辨辰次而有求月辰之法陽用顯陰用微陰功不協則陽道失齊雨在畢風在箕人物應月候而胎產潮水逐臨位之東西惟月為地類而主陰政故闕焉則百工不釐而庶績亦不熙也日之遠近為寒暑而月有助何也曰日近則殺其暑日遠則益其寒者月之為也其去地近而與人親也是

故大塊噫氣山川出雲是其所專職以上交于天者而二氣絪緼矣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日星者純陽者也水土者純陰者也兼陰兼陽以調二氣其惟月乎懸象著明則列曜于虛呼噏風雲則流精于下從父以舒光歸母而生霸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也

朱兜共鯀之惡不明則舜不舉矣四罪不誅則岳牧九官不可得而命此二典之敘也

周禮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此卿大夫之樂也雖天子猶然獨夔笙入為管爾虞書擊鳴球拊琴瑟以詠者升歌也下管者猶笙入也笙鏞以閒則閒歌也簫韶九成則合樂也舞入在於合樂之時

問禹貢導山四條無青兖徐揚之山何也曰自雍梁而來播于中原者止此也今江浙閩廣之山皆來自嶺嶠之外禹跡未經故闕焉山東之山乃自遼塞絶海

而來禹跡未經故亦闕焉二支中原之藩護也不與

四條同宗

古方伯之職治亂持危而文王克修之故大邦畏其力
小邦懷其德傳言率叛國以事殷者文王之志也曰
大統未集由武王受命而追論之蓋史臣之辭爾
立政之篇反復於庶言庶獄庶慎尚罔攸兼焉末而勸
王以克詰戎兵親陟禹迹何也曰離經者失之也兵
亦庶獄之事也言惟用有司之牧夫以詰爾戎兵而

行天下此所以為罔兼於庶獄也申之以克用常

人而致意於蘇公者此

國風之首夫婦正焉小雅之首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備

矣大雅頌之首推祖宗本天地此四詩之序也道造

端夫婦而塞天地者達乎上下性情一也飲食之細

也琴瑟鐘鼓以將之尊罍錡釜以豫之夫婦之道也

然而燕嘉賓樂兄弟者此而已矣醉鬼神歆上帝者

此而已矣是故能盡飲食男女之道則導親疎之懽

通上下之志廟焉而人鬼享郊焉而天神至
序之世次既不可信則但當味其辭求其意其懽欣交
通憫惻盡下者必文武成康之詩也工則傷讒邪而
憂危亂下則哀離散而敘疾苦者必厲宣幽平之詩
也況其篇什前後亦畧可考夫子自謂雅頌各得其
所必無錯謬也小雅之終猶有朝會之事何也曰采
菽其宣王之詩乎然繼以角弓則同姓者怨矣又繼
以菀柳則異姓者畔矣此亦可以論其世也

大雅章什世次最明文王以下皆周盛時詩也民勞以下則厲王詩雲漢以下則宣王詩瞻卬以下則幽王或東遷以後詩小雅則鹿鳴以下為盛時詩六月以下為宣王以後詩節南山正月以下為幽王及東遷以後詩敘亦甚明獨楚茨諸篇之敘田功瞻彼洛矣諸篇之敘朝會皆不類幽王以後事且有王在在鎬之文則又非東遷可知以為傷今思古援古剌今者殆傳會之說也愚意周自營洛之後分為二都鹿鳴

以下西都之詩也楚茨以下東都之詩也周公居洛明農教民故先儒以楚茨諸篇為豳雅別於周雅殆猶豳風別於二南之意而朝會東都及東都卿大夫士之作因以附之亦猶居東諸篇之附於豳風也楚茨以下盛時詩也青蠅以下厲王詩也采菽以下宣王詩也白華以下幽王以後詩也

頌既雜陳周列廟之詩至於成康矣而乃以成王所作之詩系其後者兒喪朝廟之詩非正祭也閔予訪落

朝廟之詩也敬之小毖祭畢自警之詩以類而附者也

周禮有豳雅豳頌之文則必有其章什矣故雅自楚茨以下當為豳雅頌自載芟以下當為豳頌勺桓賚般之附於豳頌亦猶瞻彼洛矣諸篇之附於豳雅也勺桓賚般其東都文武廟之樂歌與

詩亡之說何如曰殆謂正風正雅亡也周之盛也天子舉巡狩之典陳詩觀風於是慶讓行焉諸侯修述職

之禮朝會雅歌於是勸戒繼焉夫是以王道行而功罪勸懲明也及周之東天子不廵狩則太師無採也故謂之風亡其有風者列國謳謡相為傳播者耳諸侯不述職則朝會無聞也故謂之雅亡其有雅者賢人君子思古念亂者耳夫是以王道不行功罪勸懲不明諸侯僭大夫叛子弑其父臣弑其君其所由來者漸矣是故春秋之褒貶所以申王事之勸懲也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

春秋備四時無事必存孟月本天道正人事也或問桓之四年七年秋冬不備何也曰王侯助惡而天道無刑也定之十四年冬不備何也曰身之去魯而傷王道之不成也昭十四年冬有月無時莊二十二年夏有月非孟何也取孟子之歲如齊納幣之年也冬者夫婦之别卯者婚姻之月天地别而後萬物生男女别而後品類明故在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周禮以夏之仲春會男女則周夏孟也故在詩曰士如歸

妻迨冰未泮昭之取同姓爲無别莊之喪婚爲失時獲麟之歲不復備三時何也曰春秋始於春終於春也五音皆謬喉不奥焉百行皆虧孝不亡焉四序大亂元氣必行焉文成麟至其以撥亂反正王道將興乎石鷁之微也猶日大瑞表時示志也

春秋之於周也尊之而所以奉天也嚴於魯也親之而所以内治也至於列邦也正其班列詳其交接而責以禮義於吳楚也謹其憑陵畧其荒忽而通其赴告

魯與列邦異辭内外也周魯異辭尊卑也為尊親者諱
臣子之體也以隱為直大公之義也魯諱敗不諱戰
敗之辱大於戰也周諱戰不諱敗戰之辱大於敗也
敗有所不諱旋而勝也乾時之師是也失有所不諱
旋而得也取讙及闡是也言其所可言者情理之至
也
孔子録霸者之功而書法謹嚴何也曰王室微而有彊
輔可不謂功乎雖然小畜之道月望而凶雖以伊周

處之不敢不懼也桓文未能盡一匡之道而有驕溢之心嚴之也者一時功罪之權也謹之也者萬世治亂之戒也

傳者於桓霸之初會盟摟伐稱人云者率曰美其草次避逅將卑師寡以為桓志也夫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之大事也人之也者抑之也非進之也其後焉又非不得已而進之也録而章之也義既明則存其實蓋一經之通例也

民無二王故春秋僭王號則夷之吳初封伯爵也其亦從楚徐越而子之此也凡國見滅而君執則名辱之也凡見國滅而君奔則不名哀之也其或執而不名甚滅者之罪也晉於虞公楚於夔子是也其或奔而名則惡之也徐子章羽是也徐在西周首干大號者也

春秋無貶諸侯爵之事吳楚徐越自放於夷也四夷雖大必曰子非孔子貶之也滕薛杞之爵時王貶之也

或謂時王能䝿諸侯春秋不作矣曰否周德雖衰典物猶在故沃武公曰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邾小邾之為子也王爵之也陵夷又三百年三晉之侯尚請命焉況東遷之初哉夫惟䝿黜不能施於强大而弱小是厲匪風下泉之思有自來矣此所以為東周之王與

樂舞不傳久矣惟武之六成孔子著其目焉總干山立北出之事也侯天休命也發揚蹈厲滅商之事也會

朝清明也武亂皆坐分左右之事也偃武修文也夾振駟伐回而南之事也四征不庭也分夾而進疆南國之事也夙返于周也久立於綴崇天子之事也垂拱而治也其言之有先後何也曰子之問賈也備戒已久則所謂武王之事也揚厲已蚤則所謂太公之志也致右憲左則所謂周召之治也賈之答或然或否是故因其疑立綴之遲久也先明三答之然否備六成以告之然後推其所以遲久者知周之所以王

也致右憲左招召公之班法周公之列也賈疑其非武坐也者蓋以四方初定未可以安居注疏說者失之

天地之性人為貴又曰人者天地之德又曰人者天地之心皆夫子之言也天心至靈天性至誠天德至精惟人也全受所付非仲淹元氣元形元識堯夫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之謂也嗚呼人可以喪天心滅天性而悖天德乎

或問國家不患貧寡之義曰均未必不寡也然不均則有貧者矣害甚於寡故不患寡而患不均也安未必不貧也然不安則傾覆將至禍大於貧故不患貧而患不安也均則和和則相通相濟猶可以無寡况貧乎故至于和而安則立於不傾之域而寡貧雖有之不足道

問五美四惡之政曰小惠私恩能無費乎嚴法苛條能無怨乎斯二者政也而皆根於心仁心之未篤則貴

報干名貪其費之端乎敬事敬身之末至則倚勢作威驕猛其怨之始乎是故克其驕猛之心虐也暴也賊也雖欲無怨不可得也克其貪之心出則吝利內則吝名也雖欲無費不可得也君子之政美利天下而不知鼓舞萬物而不倦此無他其心純其道粹謀利計功幾微不以雜于中故與驩虞力服者豪髮不相肖似也

氣未養則能害於心故持其志無暴其氣本末交相養

之道也氣既養則心即氣氣即心合德而動而無復

持暴之可言

告子以無言性矣而又曰生之謂性曰食色性以桮棬言仁義矣而又曰仁內也此其漸近之論可與言之機也惜乎不知仁義則不知生性之何有不知義則亦不知仁內之何根故其學徒始則謂長虛也後且謂敬僞也敬心亡矣愛能獨存乎其言性之非性也決也君子所性惻隱也恭敬羞惡是非也合仁義而

内之者也以視告子所謂生者人與犬牛其生同其體之備具則不同所謂食色者食色同嘗味别色則不同於是知心所同然者超然與禽獸異也夫性善者也而或亡之者心也心亦善者也而或害之者體也故心有人有道而體有小有大辨之不可不審也已物相形則爵有天有人而貴有良有賤夫豈以是役吾體而亂吾心哉異學之於吾道如水火之不相入也如五穀荑稗之不同區也雖然其氣之盛而俟

之成則非寡蓄薄植之所能勝也故欲學者以彀率為期以規矩為志

天壽不貳者知天意修身以俟者順天心莫非命也則雖桎梏死亦命也天討有罪何以謂非正命曰命無不善桎梏者因有罪而加焉而非天意也故曰非正命若盡其道而死者則吉凶禍福皆有天意存焉雖申生伯奇不得謂非正命也

巖牆猶謹之況桎梏乎巖牆者災也桎梏者罰也天罰

必畏天災亦必避也子之於父母也不敢違其心而亦不敢忤其色者此也

西銘合孝經孟子以成文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先於孝為其能推父母以及天地盡其性而至于命也是故事父孝則事天明矣事母孝則事地察矣敬愛其親則不敢惡慢於人矣體性之所自胞與之所同其本如是也窮神知化則知天矣無忝匪懈所以事天也服勞以歸全勇從而俟命寵為下則大患貴

矣生聞道則死寧安矣所以立命也

讀書筆録

盈天地之間者氣也氣之凝聚成質者謂之形氣之著見流精者謂之象其節度分限謂之數其靈機妙用謂之神而其自然而然不可易者則謂之理象形也氣數也神理也一物而已矣象形可覩而察氣數可推而知神理可窮而至

形氣神理一物而四名焉以形視氣則形粗而氣精以

氣視神則氣粗而神精以神視理雖無精粗之可言

然理其至矣是何也形有死生而氣不可以死生言

也氣有動靜而神不可以動靜言也神有靈機妙用

而理不可以靈機妙用言也

形氣則身也神則心也理則性也人之身則天地之形

氣人之心則天地之神人之性則天地之理故養氣

踐形身之固有也窮神知化心之能事也窮理至命

性之極功也

氣之精英謂之神神之聚會謂之心心之發用謂之精情之營度謂之意意之趨向謂之志情意志皆心之動也性則涵於靜著於動而所受於天之理也凡情之中節意之誠志之正者皆性也其或不然則氣拘物蔽而遷焉者也

天地之氣有光耀者有幽暗者有精純者有夾雜者萬物稟命於其間宜其昏明美惡不能齊矣人心之神一也神有昏明生於氣之清濁其美惡生於氣之邪

正昏明者智愚之分也美惡者賢不肖之等也清與美二者或得一而不相兼或兼之矣而氣之强弱又異得氣之弱者雖清且美其所至又或限之此三者其智仁勇之謂乎

程子曰不仁者無所知覺然以知覺為仁則不可朱子曰知覺乃智之事愚謂知覺固不可以言仁亦不可以言智蓋知覺者心耳仁義禮智乃心中之理其知覺之動於惻隱者仁也動於羞惡者義也動於辭遜

者禮也動於是非者智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人欲者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是皆不能無者非惡也徇而流焉則惡矣故曰危所以謂之人者以其生於耳目口鼻是形氣之私也然而恭從明聰亦不外於耳目口鼻而不謂之人何也曰夫恭從明聰者豈有資於物而以為耳目口鼻之利哉無所為而為者天也

或問性善之驗曰子見夫殘賊頑暴之人乎萌甲折流

漸絶矣苟非其身之事則是非好惡未嘗不與人同此性善之驗也前于此者形軀牿之耳或曰歐陽子曰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孟子程朱之辨性也已詳曰聖人舍性烏乎教中庸言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則是本性為教也聖人舍性烏乎教必也異端乎謂性命與日用為二物於是乎有離教之性離性之教矣聖人則兼盡萬物至與天地參焉而非意之也性也明性善者王佐也荀卿以下其霸臣之材與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孔子曰慎思子夏曰近思合此數者則於思之義盡矣思者入學之門窮理之資也然而歸於身心切近之為貴若放意於高遠而馳神於渺冥務外以役其心玩物而喪其志此所謂出位之思也欲以作聖豈不遠而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皆致知之事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皆力行之事敬也者無往而不在者也志也者無時而不存者也立志者植其根也主敬者培壅之謂也

致知力行者謹察焉以去其螟螣根蔘之害也立志本矣主敬其要焉

致良知之說謂誠意謹獨即所以致其知也愚以為不然人之稟有高下其習有淺深雖是非之心人固有之其應念而隨覺者幾希即其微有覺焉而未有親切之見遠大之識亦終無以發其慚忸之心而決其勇往之力故必窮理致思講明開悟然後俛焉日有孳孳而不能自已也蓋程朱所謂窮理云者非逐事

物而忘身心之理也心即理之心理即心之理合一之道也又非今日知之明日行之之謂也知愈真而行愈力行愈篤而知愈至並進之功也亦何其擇焉不精而遽翩然反之

或曰草木瓦石亦有良知乎陽明子曰人之良知即草木瓦石之良知也蓋天地萬物與人本乎一體也愚以為陽明之言似矣而未暢其說夫草木瓦石亦自有良知耳不資於人也然氣不清神不靈則良知亦

為之蔽塞要其不容泯滅者未嘗無也是以至誠至於貫金石中孚可以格豚魚良知之一體而感通者如此

道家之要曰精曰氣曰神釋氏之要曰戒曰定曰慧二氏之旨有相同者蓋所謂養精即戒也所謂養氣即定也所謂養神即慧也其所以不同者道家雖言神而所重者氣假神以練氣養性以延命者也釋氏雖言氣而所貴者神離形而存神明心而見性者也道

家言性吾所謂神道家言命吾所謂氣釋氏言心吾所謂意釋氏言性吾所謂心二氏所謂心性命者如此儒者之教正其心未嘗不知有心也誠其意未嘗不知有意也養其氣未嘗不知有氣也然其所以一而貫之者理也理即性性即命吾儒所謂心性命者如此

幽明之道有諸曰吾嘗觀幽明于晝夜矣吾嘗觀晝夜于形影矣夜者晝之影也幽者明之影也有形則有

影有晝則有夜有明則有幽或曰有不經思爲而夢見之者謂之晝之影其可乎曰夢有習焉有緣焉有幾焉習者未忘者也緣者相因者也幾者將動者也皆所謂影也觀於此而知鬼神之情狀矣

造化之初水火而已土者水之濁氣石者火之濁氣是以水生於土而火潛於石也水滋土而木生焉火鑠石而金生焉木金者燥濕之餘氣也餘斯滯滯斯窒惟其化之無窮猶足以見生生之妙故曰木生火金

生水若夫水火之精氣則豈因木金而有哉濁氣謂水火之渣滓煨燼餘氣謂土之浮華精實

水木土陽也生氣也故萬物遇之則生火金陰也殺氣也故萬物遇之則死然水土之性緩則反爲柔金火之性猛則反爲剛矣

水氣生爲雲降爲雨凝爲雪土氣生爲霧降爲露凝爲霜火氣徐爲風疾爲雹激爲雷此三者精氣也故上交於天變化而成象焉木金餘氣則不能吐納以助

造化之功

鱗介在水為陰羽毛在陸為陽鱗陰中陽也故於水為飛介陰中陰也故於水為伏毛陽中陰也故於陸為伏羽陽中陽也故於陸為飛鱗為少陽羽為太陽毛為少陰介為太陰少陽為木太陽為火少陰為金太陰為水

腎主精心主神肝主血肺主氣脾主肉精神者受命之原也血者精之餘猶水之餘為木氣者神之餘猶火

之餘為金元氣餘氣猶精粗之謂也星者日之餘辰者月之餘

精血水也神氣火也精血下行故肝腎居下水潤下也神氣上升故心肺居上火炎上也脾屬土故居中

形者氣之凝也氣者形之主也神者氣之靈也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實三才之道也

洪範五事貌屬精屬水言屬氣屬火視屬魂屬木聽屬魄屬金思屬神屬土人之生也精與氣合精太陰也

氣太陽也氣之微者為䰟少陽也精之微者為魄少陰也神則陰陽之會精氣之主䰟魄之靈也貌者精之凝言者氣之發視者䰟之散聽者魄之藏思者神之用

恭作肅水德也其為用也靜從作乂火德也其為用也動明作哲木德也其為用也動而靜聰作謀金德也其為用也靜而動睿作聖土德也其為用也貫動靜而無不通是五者語其體則由外以及内語其用則

由淺以及深語其序則亦有先後之别矣五事以敬用而恭作肅可見恭之為先也雖然制於外所以養其中而先立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思其為五事之主也夫

作肅作謀靜而常覺也作哲作乂動而常止也常覺者陰中之陽也常止者陽中之陰也無陽則陰滯無陰則陽散陰中有陽陰不滯矣陽中有陰陽不散矣不滯故靜無昏墮也不散故動無放逸也察互根之機

盡燮理之道者踐形之方也

五行之序水火木金土氣以微者為先也五聲之序土金木火水聲以盛者為主也至於運行之次則四時之氣以土居中而木火金水皆得循環以相禪五音之氣以土居先而火金水木亦得相生而遞變

日月相推止於十二月而又半之為二十四氣聲律相和止於十二管而又半之為二十四均此數之正也然而十二月之餘則有氣盈六日朔虛六日以成其

歲十二律之外則有變律六均以足其調蓋歲之閏生於日盈而月闕律之變生於陽滿而陰虧也不獨律也聲亦象之是故五歲之中有再閏則時定而歲成矣五聲之中有二變則聲和而氣應矣蓋次三次五之歲則節氣之相距必隔越一月而嫌於不相及次三次五之聲則律調之相違亦必隔越一月而嫌於不相及也故有變聲則音律和諧有閏月則氣朔停調

邵子所謂無極之前陰含陽也其旨頗與濂溪異濂溪以徹始徹終言無極所謂工天之載無聲無臭也此其學所以主於理康節以方動未動者言無極所謂動靜之交三才之妙也此其學所以主數

邵子曰天地之交十之三蓋天地之數十陽得其五陰得其五故春秋分之日晝夜均平冬至則夜居其六晝居其四陰侵陽也夏至則晝居其六夜居其四陽侵陰也然夏至之晝猶不止於六分兼其晨昏可辨

之色庶幾乎十之七矣以一歲言之啟蟄于正月閉蟄于九月其不生物者冬之三月而已以一元論之開物于寅閉物于戌其不生物者亥子丑三會而已若是者皆生物者七不生者三其七者用數也其三者交數也故曰天地之交十之三蓋天地以生物為心造化以尊陽為義故陽數多陰數少用數七交數三也

文中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

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卦主時爻主位時有消息所以起事也位有當否所以趨時也然就所趨之中又各有六爻之時焉所以趨時之具則位也德也應也權衡于數者之間吉凶悔吝亦焉度哉

天道無為又曰天行徤君道亦無為又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蓋兢業者居敬也無為者行簡也上以畏天命下以顧民嵒故所居不得不敬也任人而不

任法以道而不以術故所行不得不簡也當敬而不敬是謂怠荒當簡而不簡是謂叢脞

天地交則泰上下交則治天地不通則閉塞而成冬矣君與臣民之情瀾絶則天下無邦矣是故堯之舍己從人舜之好問好察禹之懸鐸懸鞀周公之握髮吐哺皆所以求交也天之氣貫乎地之中君之心周乎人民之內上帝甚神周之所以衰也閨中遼遠賢人之所以歎也

泰之三於泰方半也而曰平且陂矣往且復矣不勝其憂懼之心否之四於否方半也而曰有命矣離祉矣不勝其喜幸之意所以然者蓋循環者理也先見者幾也聖人明理而知幾故喜人之所憂憂人之所喜喜人之所憂則有迓休之道憂人之所喜則有防患之謀

當失意而戚戚者由於得志而喜也處貧賤而隕穫者由於富貴而驕也臨患難而震喪者由於安逸而樂

也故得志而不喜則失意而不憂矣富貴而不驕則貧賤而不沮矣安逸而不樂則患難而不懾矣當逆境之至而用其力也難當其處順而為之地也易故圖難於其易則立身也豫

滿招損謙受益禹益豈以退舍左次為謙哉蓋自武功之競未有不驕且滿者雖以大舜之聖其臣猶且不敢窮武以抑驕滿之心此禹益言外意也故欲釋三苗以為外懼而重舜之修德桓公會葵而驕晉襄歸

殺而淫霸業所以墜也武帝克匈奴而悔太宗擒頡利而懼漢唐之祚所以康也江左平而羊車肆朱梁滅而伶官盛二君之禍皆不旋踵是故豈獨祖宗之功不可恃身之功亦不可恃也恃身之功而始於治卒于亂唐之開元天寶是也

雷出地奮所以作樂風行地上所以陳詩省方觀民即古者天子廵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之事也風雷在天地間皆以聲聞而詩與樂所以取異者詩也者

民感上之化以有言而言又足以感人如物感天地之氣以有聲而聲又足以動物也有和風有淒風有厲風物之感以成聲亦以類異故詩有十五國風焉盛衰之變異哀樂之音殊若雷則發者無不知也感者無不動也故作樂象之

人君之喜怒如秋之為歛春之為舒人君之誅賞如霜雪之為威雨露之為潤是故偏於春則氣拘矣偏於秋則氣促矣雨露不降則禾苗不滋矣霜雪不殺

則蟄蟲不伏矣周之衰也刑政不綱故春秋于桓之世多不書秋冬所以譏天子也哀公問春秋書隕霜不殺李梅冬實而孔子曰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况于君乎所以刺諸侯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使怒不足以為威則喜不足以為福矣傳曰稂莠不死嘉穀不生使罰不行于奸貪則德不加于善類矣

天之於君君之於臣父之於子其喜其怒莫非教也善

承之則皆為福不善承之則皆為禍太戊盤庚武丁殷之賢聖之宗也宣王周之中興之主也太戊則有桑穀之祥武丁則有雉雊之異盤庚則有河水之患宣王則有旱魃之災彼四君者以憂懼修德而回天故災轉為祥若無回天之道烏知其不終於災乎

程子知行之學始于傅説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其原則出於唐虞惟精惟一之命其説則備乎孔門博文約禮之教其後孟子知道者也故曰盡心

知性所以知天也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其後董子知道者也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進而大有功然則知行之說不自程朱始也今為知行合一之說者曰知之精切即行也行之著察即知也夫知之精切即行是朱子所謂知愈真則行愈力也行之著察即知是朱子所謂行愈篤則知愈至也然則朱子之所謂知行者初未嘗離而二之也雖未嘗離而二之而終不得混而一之此朱

子之教所以為不偏而無弊也至於靜而常覺動而常止亦朱子所已言而竊其說者以為靜即動動即靜道體不已體道亦不已亦朱子所已言而竊其說者以為本體即工夫工夫即本體矣始於混同而終於超蹴名為當前識取當下用力而實乃兩失之甚乃借異端之學以自神妙而攻駁聖賢之教就令速成所謂詭遇而獲禽君子弗為也就令有得所謂荑稗之有秋君子弗貴也

榕村集卷二